南北史合注

南北史合注

提要

臣等謹案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明李清撰清字心水號映碧揚州興化人禮部尚書思誠之孫大學士春芳之玄孫崇禎辛未進士官至吏科給事中事跡附見明史李春芳傳清以南北朝諸史並存冗雜特甚李延

壽雖併為一書而衆說兼行仍多矛盾嘗與
張溥議欲仿裴松之三國志注例合宋齊梁
陳四史為南史魏齊周隋四史為北史未就
而溥歿後清簡閱佛藏見三寶記載有北魏
文帝大統中遺事感通錄載有齊文宣隋文
帝遺事高僧傳載有宋孝武帝梁武帝遺事
因思卒前業乃博採諸書以成此注參訂異
同考訂極為精審又于原書之失當者畧為

改定其文如高歡宇文泰未簒而前史書之為帝者皆改稱名後梁之附北史者改附南史宋武帝害零陵王直書為弒魏馮胡二后以弒君故編為逆后與逆臣同書又二史多譏緯佛門事以非史體悉改入注其持論亦為不苟然裴松之注三國志雖多所糾彈皆仍其本文不加點竄即世說新語不過小說家言劉孝標所注一一攻其謬妄亦不更易

其文蓋古來注書之體如是也樵周改史記
為古史考荀悅改漢書為漢紀范蔚宗合編
年四族紀傳五家為後漢書並採摭舊文别
為新製未嘗因其成帙塗乙丹黄蓋古來著
書之體如是也淸旣不能如郝經之三國志
改正重編又不肯如顔師古之注漢書循文
綴解遂使南北二史不可謂之淸作又不可
謂之李延壽作進退無據未睹其安至于八

史之中四史無志南北二史亦無志故清劉宋書南齊書魏書隋書四史之志取其事實散入紀傳之中不知隋志本名五代史志故其事上括前朝當時未有南北史無所附麗故奉詔編入隋書清既合注南北史自應用續漢十志補後漢書之例移掇編入而以劉昭之例詳考諸書以注之于制度典章豈不明備乃屑屑刪改紀傳置此不言亦為避難

而趨易今特以八代之事牴牾冗雜淸能會通參考以歸一是故特録而存之其瑕瑜並見則終不可相掩也乾隆五十一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南北史合注原序

予與同籍張天如皆喜讀史每欲彷陳承祚志三國與裴世期注三國故事以例南北史合宋齊梁陳四史于南合魏齊周隋于北搜遺除複粲然成觀天如没而予亦倦矣且陳志有種而裴注雖廣每卷初言輙慨然嘆乃今偶閲佛藏而又竊有喜也一得西魏遺事奇魏書正東魏故西魏諸君皆黜彼北史所補文帝紀寥寥耳乃予讀三寶記則詳一載大統二年

甘露降秋穀不熟一載大統十年正獄訟究刑罰廣
學校敦禮教斷草書去文就質一載大統十五年詔
儒臣定禮男女異路採書無取發塚獲編不籍破匣
其應採一也一得北齊遺事奇齊文宣帝亟殘酖君
焚弟屠元氏種數盡每閱史至帝崩恨恨耳乃子讀
感通録則快録言帝於晉陽不豫命劉桃枝負行
鼻血淋瀝其夜崩嗜殺有報瀝血其徵暴卒之首
未懸逆師之目已出其應採二也一得隋遺事奇當

隋文帝謀篡周時尉遲迥起兵討罪文但言帝殺迥諸子猶原其幼者惻然耳乃予讀處通錄則據言是役也俘囚將百萬總集相州遊豫園明旦斬決園墻有孔出者縱之至曉猶斷六十萬人於漳河岸血流成河忍哉帝盡滅宇文氏族已甚而乃偏及宇文家顏氏長平之新坑復填參合之故陂又積其應祿三也若此者可補北史闕至可補南史闕則僧導之初見宋孝武也以孝建討逆三綱更始感事懷昔悲不自勝孝武亦哽咽良

久其有元嘉之思乎可以敎忠又梁武之立七年於景陽臺也設皇考妣二坐輕暖時易芬旨必薦雖朔望親奉饋奠猶以無所瞻依為悲其有蓼莪之感乎可以敎孝是二事者俱見高僧傳故予於佛藏中猶作勤搜世期以補次承祚所未備則推之他儒書其矻矻可知也若天如至今存當商緝同之謂息壤在彼而獨予一人者神短篇槧遂望洋欲輟詎止班志未就猶思孟堅實則蔡書靡成深懷伯喈雖然九仞一簣予尚有志焉若

天如玉樓記就未知猶念是史久懸而以起予為自跋否新唐一書歐宋共編追憶斯事以為太息與化李清

自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

明 李清 撰

南史一

裕字德輿小字寄奴

志曰皇考以高祖生有奇異名為奇奴皇妣殂養於舅氏改為寄奴

彭城縣綏輿里人姓劉氏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孫彭城

楚都故苗裔家馬晉氏東遷劉氏移居晉陵丹徒之京口里皇祖靖晉東安太守皇考翹字顯宗郡功曹高祖以晉哀帝興寧元年歲在癸亥三月壬寅夜生神光照室盡明是夕甘露降於墓樹及長雄傑有大度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偉不事廉隅小節奉繼母以孝聞嘗游京口竹林寺獨臥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驚白高祖高祖獨喜曰上人無妄言皇考墓在丹徒之候山其地秦史所謂曲阿丹徒間有天子氣者也時有孔

恭善占墓高祖嘗與經墓歎之曰此墓何如孔恭曰非常地也高祖益自負行止時見二小龍附翼樵漁山澤同侶亦覩焉及貴龍形更大高祖素貧時人莫能知唯琅邪王謐獨深敬焉

沈約宋書符瑞志曰帝嗜酒嘗息逆旅旅驅命入室飲酒醉卧壺側謐有門生亦至此逆旅旅驅命入室共飲門生入室驚出謂嫗曰室內那得此異物問之則云見一物五采如蛟龍門生白謐戒勿言與帝結

厚

高祖嘗負刁逵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被逵執謐密以己錢代償得釋後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榛中問其故荅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散傅之

高祖曰王神何不殺之荅曰劉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

高祖叱之皆散仍收藥而反又客下邳逆旅一沙門謂

高祖曰江表當亂安之者君乎高祖先患手創積年不

愈沙門有一黄藥留與高祖既而忽亡高祖以黄散傅之其創一傅愈寶其餘及所得童子藥每遇金瘡傅之並驗初為冠軍孫無終司馬晉隆安三年十一年妖賊孫恩作亂會稽朝廷遣衛將軍謝琰前將軍牢之東討牢之請高祖參府軍事命與數十人覘賊遇賊衆數千便與戰所將人多死而高祖奮長刀所殺傷甚衆牢之子敬宣疑高祖為賊所困輕騎尋之既而衆騎並至遂平山陰恩遁入海四年五月恩復入會稽殺謝琰十一

月牢之復東征使高祖戍句章句章城小人少高祖每
戰陷陣
宋書曰嘗被堅執銳為士卒先
賊乃退遂決口時東伐諸將士卒暴掠民皆苦之惟高
祖獨無所犯五年春恩頻攻句章高祖屢破之恩復入
海三月恩北出海鹽高祖築城于故海鹽賊日來攻城
城內兵少高祖乃選敢死士擊走之
宋書曰高祖選敢死士數百人咸脫甲冑執短兵鼓

謀而出賊衆懼奪氣因其懼奔之並走斬其大將姚
威
時雖連勝高祖深慮衆寡不敵乃一夜偃旗示以羸弱
覘其懈乃奮擊大破之
宋書曰高祖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者將晨使羸疾
數人登城賊遥問劉諱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率
衆大上高祖乘懈奮擊乃大破之
恩知城不可下進向滬瀆帝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

子嗣之以吳兵一千為前驅帝以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命在後為聲援不從是夜帝多設奇兵兼置旗鼓明日戰伏發賊退

宋書曰諸伏舉旗鳴鼓賊疑四面有軍乃退

嗣之追奔陷沒帝且退且戰麾下死傷乃盡乃至向伏兵處止令左右解取死人衣以示賊賊謂當走反停疑尚有伏高祖因呼更戰氣色甚猛乃引去六月恩浮海至丹徒樓船十餘萬京邑震動帝倍道兼行與俱字奔

擊大破之

宋書曰時衆力既寡丹徒守軍莫有鬬志恩率衆數萬鼓譟登蒜山居民皆荷擔而立高祖率所領奔擊大破之投巘赴水死者甚衆恩以鼓排自載僅得還舟然猶恃其衆力徑向京師樓船高大值風不得進旬日乃至白石

恩至建鄴知朝廷有備遂走鬱洲八月天子以高祖為下邳太守高祖又追恩至鬱洲及海鹽頻破之三戰並

大獲俘馘萬數恩至是餓饉奔臨海元興元年荆州刺史桓玄舉兵東下驃騎將軍司馬元顯遣牢之拒之高祖又参其軍事玄至高祖請擊之牢之不許乃遣子敬宣詣玄請和高祖與東海何無忌並固諫不從玄克建鄴以牢之為會稽内史奪其兵牢之懼招帝于廣陵舉兵高祖曰人情去矣

宋書載高祖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附彼新得志威鎮天下人情去矣

廣陵亦豈可得至牢之竟縊于新洲何無忌謂高祖曰我將何之高祖曰可隨我還京口玄必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與卿圖之玄從脩脩以撫軍將軍鎮丹徒以高祖為中兵參軍孫恩自敗後懼見獲乃于臨海投水死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為主玄復遣高祖東征二年循奔永嘉高祖追破之循浮海南走六月加彭城內史十

二月桓玄篡位

宋書曰玄為楚王將謀篡盜其從兄謙屏人謂高祖

曰楚王勲德隆重咸謂宜有禪代卿以為何如高祖志欲圖玄乃遜辭荅曰楚王勲德蓋世晉室微弱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可便真可耳

遷天子於尋陽桓脩入朝高祖從至建鄴玄見之謂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風骨不恒蓋人傑也每游集贈賜甚厚玄妻劉氏尚書令耽女聦明有智鑒嘗見高祖因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為人下宜早為其所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待關隴平定然

後議之脩尋還京口高祖託以金創疾動不堪步從乃與無忌同舟共還建興復計

宋書曰初高祖東征盧循何無忌隨至山陰勸舉義會稽高祖以玄未篡且會稽遙事濟爲難俟其篡逆事著於京口圖之不憂不克至是乃共建興復計

及弟道規沛國劉毅平昌孟昶任城魏詠之高平檀憑之琅邪諸葛長民太原王元德隴西辛扈興東莞童厚之並同議謀時恒脩弟弘爲青州刺史鎮廣陵道規爲

弘中兵參軍昶為州主簿乃令毅就昶謀共襲弘長民
為豫州刺史刁逵左軍府參謀據歷陽相應元德厚之
謀于建鄴攻玄克期齊發三年二月乙卯高祖託遊獵
與無忌詠之憑之毅從弟藩憑之從子韶祇隆道濟昶
族弟懷玉等集義徒凡二十七人願從者百餘人丙辰
候城門開無忌等義徒服傳詔服稱詔居前義衆馳入
齊呼吏士驚散即斬脩以狥高祖哭之甚痛厚加斂鄉
昶勸弘其日出獵未明開門出獵人昶道規義等率壯

士五六十人因開門直入弘方啜粥即斬之因收衆濟江義軍初克京城脩司馬刁弘率文武佐吏來赴高祖登城謂曰郭將軍已奉乘輿反正尋陽我等並被密詔誅逆黨今日賊玄之首已當梟於大航諸君非大晉臣乎弘等信之而退毅既至高祖命誅弘等毅兄邁先在建鄴事未發數日高祖遣同謀周安穆報之使爲内應邁外雖酬許内甚懼安穆慮事發馳歸時玄以邁爲竟陵太守邁便下舟欲之郡是夜玄與邁書曰北府人情

云何卿道見劉裕何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驚封邁為重安侯又以不執安穆故殺之誅元德扈興侯之等

宋書曰玄遣桓謙等謀拒高祖謙與卞範之曰亟遣兵攻之玄曰不然彼兵速銳計出萬死若行遣水軍不足相抗不若屯大衆于覆舟山待之彼空行二百里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堅陣弗戰自然走散此上計也謙等固請

乃遣頓邱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義軍先是高祖遊摯將軍行濬之左右見高祖光曜滿室以告濬之濬之白玄玄不以為意至是聞義兵起甚懼或曰裕等甚弱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時衆推高祖為盟主以孟昶為長史摠後軍檀憑之為司馬民願從者千餘人軍次竹里移檄都下曰夫成敗相因理不常泰狡馬肆

曆或遇聖明自戒大晉屢搆陽九隆安以來皇家多故貞良弊于豺狼忠臣碎于虎口逆臣桓玄敢肆陵慢阻兵荆郢肆暴都邑天未忘難凶力實繁踰年之間遂傾皇祚主上播越流幸非所神器沉辱七廟毀墜雖夏后之罹浞豷有漢之遭莽卓方玆未喻自玄篡逆于今歷載彌年亢旱民不聊生士庶疲于轉輸文武困于板築室家分析父子乖離豈惟大東有杼軸之悲摽梅有頃筐之怨已哉仰覩天文俯察人事此而能存孰有可亡

凡在有心誰不扼腕裕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遑啟處者也是故夕寐宵興搜獎忠烈潛構崎嶇過于履虎乘機奮發義不圖全輔國將軍劉毅廣武將軍何無忌鎮北主簿孟昶兖州主簿魏詠之寧遠將軍劉道規龍驤參軍劉藩振威將軍檀憑之等忠烈斷金精貫白日荷戈奮袂志在畢命益州刺史毛璩萬里齊契掃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宮于尋陽鎮北將軍王元德等並率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收集義士

已據歷陽征虜參軍庾賾之等潛相連接以為內應同
力協契所在蠭起即日斬偽徐州刺史安成王脩青州
刺史弘義眾既集文武爭先咸謂不有一統則事無以
緝裕辭不獲命遂總軍要庶上憑祖宗之靈下罄義夫
之節翦馘逋逆蕩清京華公侯諸君或世樹忠貞或身
荷寵爵而並俛首猾豎無由自効顧瞻周道寧不弔乎
今日之舉良其會也裕以虛薄才非古人受任于既頹
之運契接于已替之機丹誠未宣感慨憤激望霄漢以

永懷眄山川以增佇授檄之日神馳賊庭三月戊午遇吳甫之於江東甫之玄梟將兵甚鋭高祖躬長刀大呼即斬甫之進至羅洛橋遇皇甫敷逆戰檀憑之戰敗死之衆退高祖進戰彌厲又斬敷首

司馬光資治通鑑曰敷圍裕數重裕倚大樹挺戰敷曰汝作何死拔戟將刺之裕瞋目叱敷敷辟易裕衆至射敷中額而踣裕拔刀直進敷曰君有天命以子孫爲托裕斬之原撫其孤

初建大謀有善相者相高祖與無忌等並當大貴惟云
憑之無相至是戰死高祖知事必捷玄聞敦等沒使桓
謙屯東陵口卞範之屯覆舟山西己未義軍進至覆舟
東張旗幟為疑兵以油帔冠諸樹布滿山谷高祖以身
先馳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時東北風急因風
縱火煙焰張天鼓譟之音震動天地謙等大敗玄始雖
遣軍走意已決別遣領軍殷仲文具舟石頭聞謙敗輕
舟南逸庚辰高祖鎮石頭城立留臺總百官焚桓溫主

於宣陽門外造晉新王於太廟遣諸將追玄命尚書王嘏率百官奉迎乘輿司徒王謐與衆議推高祖領揚州固辭乃以謐為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高祖為鎮軍將軍都督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領軍將軍初晉陵人韋叟善相術桓脩令相高祖當得州否叟曰當得邊州刺史退而私於高祖曰君相貴不可言高祖笑曰若中當相用為司馬至是叟詣高祖曰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亦應不忘司馬之言今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得領軍佐

于是用焉時諸葛長民失期為刁逵執送未至而玄敗玄經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為具乘輿法物初荆州刺史王綏以江左冠族又桓氏甥素陵高祖至是及其父尚書左僕射愉有自疑志並及誅四月戊子奉武陵王遵為大將軍承制大赦惟桓氏一祖後不赦桓玄之篡王謐佐命手解安帝璽紱及義旗建衆謂謐宜誅唯高祖素德謐保持之劉毅常因朝會問謐璽紱所在謐益懼及王愉父子誅謐從弟諶謂謐曰王駒無罪而誅此

是翦除勝已兄旣桓氏黨附求免得手駒愉小字也謚
懼奔曲阿高祖牋白大將軍迎還復其位玄挾天子走
江陵又浮江東下與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遇于崢嶸
洲衆軍大破之玄黨殷仲文奉晉二后還建鄴玄復挾
天子至江陵因走南郡太守王騰之荆州別駕王康產
奉天子入南郡府初益州刺史毛璩從孫祐之與參軍
費恬送弟喪下州璩弟子脩之時爲玄屯騎校尉誘玄
入蜀至枚回洲活與祐之迎射之益州督護馮遷斬玄

首傳建鄴

宋書曰初玄敗于崢嶸洲義軍以大事已定追躡不

速玄死幾旬衆軍猶不至

玄從子振逃于華容之涌中招集逆黨襲江陵城騰之

康産皆被殺桓謙先匿沮川亦聚衆應振為玄舉哀立

喪庭謙率衆官奉璽綬于天子劉毅何無忌進兵及桓

振戰敗于靈谿十月高祖領青州刺史甲伏百人入殿

義熙元年正月毅等至江津破桓謙桓振江陵平三月

甲子天子至自江陵庚子詔進高祖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事高祖固讓

宋書曰高祖屢請歸藩天子不許遣百寮敦勸又親幸公第高祖惶懼詣闕陳請天子不能奪

旋鎮丹徒九月乙己加高祖領兖州刺史盧循浮海破廣州獲刺史吴隱之即以循為廣州刺史以其黨徐道覆為始興相二年三月進高祖督交廣二州十月論匡復勲封豫章郡公邑萬戸賜絹三萬疋餘封賞各有差

宋書曰十一月天子重申前命加侍中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帝固讓詔遣百官敦勸三年二月高祖還京師將詣廷尉天子先詔獄官不得受詣闕陳謝乃見聽旋於丹徒

三年十二月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王謐卒四月正月徵公入輔授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徐兗二州刺史如故表解兗州先是公遣官軍劉敬宣伐蜀賊譙縱無功而還九月公以敬宣挫

遐邇位不許十月乃降爲中軍將軍開府如故五年二月偽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三月公抗表北討以丹陽尹孟昶監中軍留府事乃浮海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軍進琅邪所過築城留守超大將公孫五樓請斷大峴除粟苗堅壁清野以待詔不從是役也議者以爲賊若嚴守大峴軍無所資何能自反公曰不然鮮卑性貪略不及遠既幸其勝且愛其穀必將引我且亦輕戰師一入峴吾何患焉

宋書載公曰鮮卑進利克獲退惜粟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我一得入峴驅必死之衆向懐二之虜何憂不克彼不能清野固守爲諸君保之

及入峴公舉手指天喜形于色曰吾事濟矣衆問其故公曰師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軍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超留羸老守廣固使其廣寧王賀賴盧及公孫五樓悉力據臨朐去城四十里有巨

蔑水超告五樓急據之比至爲龍驤將軍孟龍符所保五樓乃退大軍分車四千兩爲二翼方軌徐行車悉張幔御者執矟以騎爲游軍軍令嚴肅比及臨朐國騎交至公命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等陷其陣日向昃戰猶酣公用參軍胡藩策襲克臨朐賊乃大奔超遁還廣固獲其玉璽豹尾輦等送于都丙子克廣固大城超固守小城乃設長圍守之館穀于青土停江淮轉輸七月超尚書郎張綱乞師於秦姚興自長安及太山

太守中宣執送之綱有巧思先是公修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張綱何能為及至升諸樓車示之城內莫不失色超既求救不獲綱反見鹵乃求稱藩割大峴為界獻馬千匹不聽時姚興遣使聲言將涉江左

宋書載興使曰慕容見與隣好今當遣鐵騎十萬進據洛陽晉若不退當長驅而進

公謂曰爾報姚興我定青州將過函谷鹵能自送今其時矣錄事參軍劉穆之遽入曰此言不足威敵容能怒

彼若鮮卑未拔西羌又至何以待之公笑曰此兵機非卿所及羌若能救不有先聲是自強也

宋書載公曰兵貴神速彼若審能遣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耶此是見我伐燕内已懷懼自張之辭耳

資治通鑑曰晉師不出為日已久羌見伐齊殆將内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

十月張綱修攻城具成設飛樓懸梯木幔板屋冠以牛

皮弓矢無所用之劉毅遣上黨太守趙以千餘人來援公夜潛遣軍會之明旦恢衆五千方道而進每晉使將到輙復如之六年二月丁亥屠廣固超踰城走追獲之斬於建康市殺其王公以下二千餘人納生口萬餘馬二千匹初公之北伐徐道覆勸盧循乘虛而入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克京都劉公雖還無能為也循從之是月冦南康廬陵豫章諸郡郡守皆奔走時公將鎮下邳進兵河洛及徵使至即

日班師鎮南將軍何無忌與道覆戰敗沒于豫章內外震駭朝議欲奉乘輿北走公次山陽聞敗卷甲與數十人造江上

資治通鑑曰朝廷急徵裕卷甲兼行將濟江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不然覆溺何害舟移而風止

徵問知賊尚未至四月癸未公至都劉毅自表南征公以賊新捷鋒鋭須嚴軍偕進

宋書戴公與毅書曰吾往習擊妖賊曉其變態賊新
獲奸利鋒不可當須嚴裝畢與弟同舉
使劉藩止之毅不從
宋書曰徐道覆聞毅上馳使報循請并力摧之循即
日發巴陵與道覆連旗而下別有八艚艘九枚起四
層高四十丈
五月壬午盧循敗毅于桑落洲及富公凱入相視失色
欲還尋陽平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請乘勝逕下

爭之旬日乃從時北師始還傷痍未復戰士纔數千賊
衆十餘萬舳艫亘千里孟昶諸葛長民懼欲擁天子過
江公曰
宋書載公言曰今重鎮未傾强寇內逼人情危駭若
一旦遷動便自土崩江北豈可得至不過延日月耳
今兵士雖少猶足一戰若其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
宋書曰苟厄運必至我當以死衛社稷横尸廟門遂
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

不復能草間求活吾計決矣初公征慕容超惟孟昶勸
行丙辰昶乃表天子引罪仰藥死議者欲分兵屯守諸
津公曰賊衆我寡分其兵則測人虚實且一處失利便
沮三軍之心若聚衆石頭則衆力不分戊午帝移鎮石
城乙丑賊大至公曰賊若新亭直上其鋒不可當且將
避之若回泊蔡州此成擒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步
戰循多疑少決每求萬全乃泊蔡州以待軍潰公登石
頭望見之悦

宋書曰時公登石頭城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公顧左右失色既回泊蔡洲道覆猶欲上循禁之又曰使寧朔將軍索邈領鮮卑具裝虎班突騎千餘匹皆被練五色賊並聚觀咸畏憚之　此必平南燕所降鮮卑也

庚辰賊設伏南岸疑兵向白石公率劉毅諸葛長民北拒留參軍徐赤特戍查浦戒令勿戰公既北賊焚查浦而至張侯橋赤特與戰大敗賊進屯大陽郡公馳還石

頭斬赤特解甲久之

宋書曰解甲息士洗浴飲食之

乃出陣南塘

宋書曰公陣南塘命參軍諸葛叔度朱齡石率勁勇千餘人過淮羣賊數千皆奮躍爭進齡石所領多鮮卑善步矟並結陣待之賊短兵弗能抗死傷數百人乃退走內史魏順之〻之弟以怯懦被斬功臣震肅加

公黄鉞

七月庚申循自蔡洲退將還尋陽公遣輔國將軍王仲德等追之使建威將軍孫處自海道襲番禺戒之曰我十二月必破妖寇卿亦足至番禺先傾其巢窟也十月公帥舟師南伐使劉毅監太尉留府是月徐道覆寇江陵荆州刺史劉道規大破之道覆走還湓口十一月孫處至番禺克其城盧循父嘏奔始興處撫其民以守十二月己卯大軍次大雷庚辰賊方江而下

宋書曰公屯雷池賊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公

知其欲戰且慮賊戢敗或於京江入海遣王仲德以水艦二百於吉陽下斷之循道覆率衆數萬方艦而下前後莫見舳艫公悉出輕利戰艦公躬提幡鼓命衆軍齊力擊之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公自於中流蹙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薄西岸岸上軍先備火具焚之大敗循還尋陽

宋書曰初分遣步軍莫不驚怪及燒賊艦衆乃悅服

遂走豫章悉立柵左里丙申大軍次左里將戰公麾之

麾竿折幡況於水衆咸懼公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
令勝必矣攻其柵循單舸走衆皆降師旋天子遣侍中
黃門勞師于行所七年正月己未振旅歸改授大將軍
揚州牧給班劍二十人本官並如故固辭凡南北征伐
戰亡者並列上賻贈屍傷未反者遣主帥迎接致還本
土二月盧循至番禺為孫處所破收餘衆南走劉藩孟
懷玉斬徐道覆于始興自晉中興以來朝綱弛紊權門
兼并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桓玄頗欲釐改竟不能

行公既作輔大示軌則豪彊肅然遠近禁止至是會稽餘姚虞亮復藏匿亡命千餘人公誅亮免會稽內史司馬休之天子又申前詔公固辭改授太尉中書監乃受命奉送黃鉞交州刺史杜惠度斬盧循父子函七首送都先是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乃表明舊例策試之初荆州刺史劉道規以疾求歸八年四月改授豫州刺史以豫州刺史劉毅代之毅有雄才大志與公俱興復晉室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抗雖權事推公

心不服也厚自矜許朝士素望者多歸之與尚書僕射
謝混丹陽尹郗僧施深相結及鎮江陵豫州舊府多割
以自隨請僧施為南蠻校尉公知毅終為異端密圖之
毅至西疾篤表求從弟兗州刺史藩為副貳公偽許焉
九月藩入朝公命收藩及謝混並賜死自表攻毅又假
黃鉞率諸軍西征以前鎮軍將軍司馬休之為平西將
軍荊州刺史兗州刺史道憐鎮丹徒豫州刺史諸葛長
民監太尉留府事加太尉司馬丹陽尹劉穆之建威將

軍配以實力壬午發建鄴遣參軍王鎮惡龍驤將軍蒯恩前襲江陵克之毅及黨與皆見害

愚按裕以私嫌殺大臣無君自此始本史言伏誅今正之

宋書載公下書曰江荆彫殘刑政多闕今年事故綏撫未週百姓疲匱歲月滋甚近因戎役來涉二州踐境覩民愈見其瘼思欲振其所急卹其所苦凡租稅調役悉以見戶為証諸郡縣屯田池塞利入守宰者除之州郡縣吏皆依尚書定制實戶置臺癸卯

梓材庾子皮毛可悉停省別量所出

十一月公至江陵分荆州十郡為湘州公仍進督馬以西陵太守朱齡石為益州刺史使伐蜀天子進公太傅揚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九年二月乙丑公至自江陵初諸葛長民貪淫驕橫公每優容之劉毅既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將有異謀公克期至都每淹留不進公卿以下頻日奉候於新亭長民亦驟出既而公輕舟密至已還東府矣長

民至門引前却人閑語凡平生所不盡皆及之長民甚悅已密命左右丁旿自幔後出拉死狀側輿屍付廷尉并誅其弟黎民旿驍勇有力時人語曰勿跋扈付丁旿

先是山湖川澤皆為豪強所奪民間薪採漁釣皆責稅直至是禁斷之時民居未一公上表定制

宋書載表曰臣聞漢遷田景之族以實關中即以三輔為鄉閭不復係之齊楚自永嘉播越爰託淮海經略之圖日不暇給寧民綏治猶有未遑往大司馬桓

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為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財阜
國封實由于此自茲迄今彌歷年載畫一之制漸弛
雜居流寓閭伍弗脩自非改調解張無以濟治夫父
母之邦以為桑梓者誠以生焉終焉敬愛所託耳今
所居累世墳土成行敬恭之誠豈不與事而至請準
庚戌斷土之科
於是依界土斷惟徐兗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諸
流寓郡縣多所并省以公領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公固
讓八年尋易月文又臣劉奉眾黃誠七月朱齡石平蜀斬

譙縱傳首建鄴九月天子以公平齊定盧循功封公次子義真為桂陽縣公并重申前命授公太傅揚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劒二十人將吏百寮敦勸乃受羽葆鼓吹班劒餘固辭十年息民簡役築東府城起府舍公以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宗室之重又得江漢民心疑其有異志而休之子譙王文思在都招聚輕俠公執送休之令自為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并與公書陳謝十一年正月

公收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並賜死率衆西攻復加黃鉞領荆州刺史以中軍將軍道憐監留府事休之上表自陳并罪狀公休之府録事參軍韓延之有幹用才公未至江陵密書招之

宋書載書曰文思事源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平西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不遜愧又無表疏文思經年不反此是天地不容吾今西討止其父子彼土僑舊為所驅逼一無所問往年郗僧施謝邵任

集之等交構積歲専為劉毅謀主所以至此卿等諸
人一時逼迫本無纖豪吾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
近路正是諸人歸身之日若大軍登道交鋒接刃蘭
艾不分故具示意并示同懷諸人
延之報書曰承親率戎馬遠履西偏闔境士庶莫不惶
駭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
欵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勲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
諮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況以大過而當

嘿耶

宋書載延之書曰重使諮白道未及反已表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興于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議足下海內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期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未示云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者矣劉藩死于閶闔之門諸葛斃于左右之手甘言詫方伯襲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

闔外無自信諸侯以為得算良所耻也吾雖鄙劣常聞
道於君子以至西之至德寧可無受命之臣乎假天長
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藏洪游於地下不復多云公視書
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三月軍次江陵初雍州
刺史魯宗之負力好亂且慮不為公容常謂曰魚登日
日輔帝室與休之相結至是率其子竟陵太守軌會于

江陵

宋書曰江夏太守劉虔之彭城内史徐逵之參軍王

允之前後為軌所敗並沒

公濟江陵之衆潰與軌等奔襄陽江陵平加領南蠻校尉將拜南蠻遇四廢日佐史鄭鮮之等白遑日不許下

書閑寬大之恩

宋書戴書曰此州積弊事故相仍民疲田蕪杼柚空匱加以事役頻苦童耄奪養老稚服戎永懷民瘼宵分忘寢刑雖二州軍人年十二以還六十以上及扶養孤幼單丁大艱悉仰遣之焭獨不能存者給其長

賑并除今年租稅

四月進軍襄陽休之等奔秦姚興天子復申前令授太傅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中事中郎四人封第三子義隆為北彭城縣公八月甲子公至自江陵奉還黃鉞固辭太傅州牧前部羽葆鼓吹其餘受命

宋書曰朝議以公道尊勲重既加殊禮奏事不復稱名

十二年正月天子詔公依舊辟士加領平北將軍兗州刺史增督南秦凡二十二州公以平北文武寡少不宜別置於是罷平北府以併大府三月加公中外大都督

初公平齊仍有定關洛意遇盧循侵逼故寢及荆雍平乃謀外略會秦主姚興卒子泓新立兄弟相殺關中擾亂四月乙丑公表伐關洛乃戒嚴北討加領征西將軍司豫二州刺史以世子為徐兗二州刺史

宋書載公下書曰吾倡大義首自本州克復皇祚皆

邪人州黨竭誠盡力之効也今奉辭西旆有事關河
弱嗣復忝今授情事經綿可謂深矣頃軍國殷繁刑
辟未息眷言增嘆其犯罪五歲以還可並原遣
公以義聲懷遠奉琅邪王德文北伐五月廬江霍山崩
獲六鍾獻之天子癸己加領北雍州刺史前後部羽葆
鼓吹增班劒為四十人八月乙已率大衆進發以世子
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尚書右僕射劉穆之為左
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内外九月

公至彭城加領北徐州刺史十月衆軍至洛
徐爰宋書曰高祖北征至洛陽常有紫雲見于軍上
圍金墉降之脩復晉五陵置守衛十二月壬申天子加
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宋公備九錫之禮
加璽紱遠游冠綠綟綬位在諸侯上策曰朕以寡昧
仰纘洪基夷羿乘釁蕩覆王室越在南鄙遷于九江宗
祀絕饗民神無位捉挈羣凶寄命江浦則我祖宗之烈
奄墜于地七百之祚翦焉旣傾若涉巨海罔知攸濟天

未絶晉誕育英輔振厥地維再造區宇興亡繼絶俾曆
作明元勲至德朕實攸賴令將授公典策敬聽朕命乃
者桓玄肆僭滔天拔本塞源顛蹶六位扆僚俛首四方
莫恤公精忠貫日氣陵虹霓奪其靈武大殲羣慝克復
皇邑奉歆神祇此公之大節始於勤王者也授律羣后
順流長騖薄伐峥嵘獻捷南郢大憝折首羣逆畢夷三
光旋采舊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出藩入輔弘兹保㢸
阜財利用繁殖黎元編户歲滋肆宇日啟導德明刑四

境有截此又公之功也鮮卑負衆僭盜三齊介恃遐阻仍為邊害公蒐乘秣馬貫入遠疆銜櫓四臨萬雉俱潰竊號之國顯戮司寇拓土三千申威龍漠此又公之功也盧循妖凶伺隙五嶺侵覆江豫矢及王城國議遷都之規家獻從卜之計公秉鉞南濟義形于色

宋書有云嶷然内諶視險若夷

運奇攄略英謨不世狡寇窮衂喪旗宵遁俾我畿甸拯於將墜此又公之功也追奔逐北揚旌江濱偏旅浮海

指日遄至番禺之功俘級萬數左里之捷鳥散魚潰元

凶遠竄傳首萬里此又公之功也劉毅判渙負釁西夏

陵上罔主志肆姦暴公禦執以刑消之不日

宋書有云倉兕電泝神兵風掃

罪人斯得荆衡寧宴此又公之功也譙縱怙亂寇竊一

隅王化阻閡三巴淪溺指命偏帥授以良圖陵波浮湍

湍致届并絡僭豎伏鎖梁岷草偃此又公之功也馬休

魯宗阻兵內侮驅率二方連旗稱亂公投袂星言研其

上略江津之師勢踰風電回旆沔川實繁震慴二叛奔
逆荆雍來蘇此又公之功也永嘉不競四夷擅華五都
傾蕩山陵幽辱祖宗懷沒世之憤遺吒有匪風之思公
遂躋阿衡納隍之仁近同小白滅亡之耻覊旅陳師赫
然大號分命羣帥北徇司兖許鄭風靡䇿洛載清百年
榛穢一朝掃除此又公之功也公有康宇內之勲重之
以明德爰初發跡則奇謨冠古電擊彊妖則鋒無前對
聿寧東鄙大造黔首若乃草昧經綸化融於戚討伏危

靖亂道固於包桑蠲削煩苛載若畫一淳風美化盈塞
區宇是以絕域獻琛遐夷納贐王略所亘九服率從雖
文命之東漸西被咎繇之邁于種德何以尚茲朕聞先
王之宰世也庸勳尊賢建侯胙土褒以寵章崇其徽物
所以協輔皇室永隆藩屏故曲阜光啟遂荒徐宅營丘
表海四履有聞其在襄王亦賴匡霸又命晉文備物光
賜惟公道冠前列勳高振古而殊典未加朕甚惜焉今
進授相國以徐州之彭城沛蘭陵下邳淮陽山陽廣陵

兗州之高平魯泰山十郡封公為宋公錫茲玄土苴以
白茅爰定爾居用建冢社昔晉鄭啟藩入作卿士周名
保傅出總二南内外之任公實兼之今命使持節兼太
尉尚書左僕射晉寧縣五等男湛授相國印綬宋公璽
紱使持節兼司空散騎常侍尚書陽遂鄉侯泰授宋公
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
國位無不總禮絶朝班居常之名宜與事革其以相國
總百揆去録尚書之號上送所假節侍中貂蟬中外都

督太傅太尉印綬豫章公印策進揚州刺史爲收領征
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公紀綱禮度萬國
是式秉介蹈方罔有遺志是用錫公大路戎路各一玄
牡二駟公抑末敦本務農重積采繁實殷稼穡惟阜是
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閑邪納正移風改俗陶
鈞品物如樂之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公宣
美王化導揚休風華夷企踵遠人胥萃是用錫公朱户
以居公官方任能網羅幽滯九皋辭野髦士盈朝是用

錫公納陛以登公當軸處中率下以義式遏寇讐繇除苛慝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明罰恤刑庶獄詳允放命干紀罔有攸縱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龍驤鳳矯咫尺八紘括囊四海折衝無外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公温恭孝思致虔禋祀忠肅之志儀刑四方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宋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制欽哉其祇服往命茂對天休簡恤庶邦敬敷顯德以終我高祖之嘉命置宋國侍中黃門侍郎

尚書左丞郎西秦乞伏熾盤遣使詣公求効力討秦姚
泓拜為平西將軍河南公十三年正月公以舟師進討
留彭城公義隆鎮彭城軍次陳留城經張良廟下令以
時脩飾棟宇致薦焉
宋書載令曰夫盛德不泯義在祀典微管之歎撫事
彌深張子房道亞黄中蔚為帝師大拯横流夷項定
漢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洛顯晦之間窈然難究塗
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殘遺象陳昧撫迹懷人慨

然永數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遊九原者亦流連
於隨會可改構棟榱桷修飭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
天子追贈公祖為太常父為特進左光祿大夫讓不受
二月冠軍將軍檀道濟等軍次潼關三月庚辰公率大
軍入河五月公至洛陽謁晋五陵七月至陝龍驤將軍
王鎮惡舟師自河浮渭八月扶風太守沈田子大破秦
軍於藍田王鎮惡克長安擒姚泓始義熙九年歲鎮熒
惑太白聚東井至是關中平九月公至長安長安豐稔

帑藏盈積公先收其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及秦始皇玉璽送都其餘珍寶珠玉悉班賜將帥遷姚宗于江南送泓斬于建康市謁漢長陵大海文武于未央殿十月天子詔進宋公爵為王加十郡益宋國並前為二十郡其相國揚州牧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公欲息駕長安經畧趙魏十一月前將軍劉穆之卒乃歸十二月庚子發自長安以桂陽公義真為雍州刺史鎮長安留腹心將佐輔之十四年正月壬戌

公至彭城解嚴息甲以輔國將軍劉遵考為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坂公解司州領徐兗二州刺史固讓進爵時漢中城固縣漢水崖際有異聲如雷俄頃岸崩有銅鍾十二出自潛壤鞏縣人宗雅於其田所獲嘉禾九穗並公以獻天子詔歸于我公沖讓乃止六月丁亥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下令赦國內殊死以下詔崇豫章太夫人為公太妃世子為中軍將軍副貳相國府百官悉依天朝之制又詔宋國所封十郡之外悉得除用

先是安西中兵參軍沈田子殺安西司馬王鎮惡諸將殺安西長史王脩關中亂十月公遣右將軍朱齡石代安西將軍桂陽公義真為雍州刺史義真還為夏赫連勃勃所追大敗僅以身免諸將帥及齡石並沒十二月弑晉安帝尊立大司馬琅邪王德文是為恭帝元熙元年正月天子詔徵公入輔又申前令進公爵為王以徐州之海陵北東海北譙北梁豫州之新蔡兖州之北陳留司州之陳郡汝南潁川滎陽十郡增宋國七月乃受

命赦國內五歲刑以下九月解揚州十二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鐘虡宮縣進王太妃為太后王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王子王孫爵命之號一如舊儀二年正月王表讓殊禮竟陵郡江濱自開出古銅禮器十餘枚玉獻之天子讓不受歸諸瑞物藏于相府四月詔遣敕勸兼徵王入輔六月壬戌王至都甲寅天子禪位于宋有司草詔旣成請書之天子欣

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天命已改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甲子遣使奉策曰咨爾宋王夫玄古權輿悠哉邈矣其詳靡得而聞爰自書契降逮三五莫不以上聖君四海止戈定大業然則帝王者宰物之通器君道者天下之至公也昔在上葉深鑒茲道是以天祿既終唐虞弗得傳其嗣符命來格舜禹不獲全其信所以緯經三才澄序彝化作範振古垂風萬葉莫尚於茲自是厥後歷代彌劭漢既嗣德于放勲

魏亦方軌于重華諒以協謀乎人鬼而以百姓為心者也昔我祖宗欽明辰居其極而明晦代序盈虧有期翦商兆禍非唯一世曾晃弗克剗伊在今天之所廢有自來矣惟王體上聖之姿包二儀之德明齊日月道合四時乃者社稷傾覆王拯而存之中原蕪梗又濟而復之自負固不賓于紀放命肆逆滔天竊據萬里靡不潤之以風雨震之以雷霆九伐之道既敷八法之化自理豈伊傅施於人濟斯黔庶固以義洽四海道感八荒者矣

至於上天垂象四靈効徵圖讖之文既明人神之望已改百工歌于朝庶民頌乎野億兆抃踴傾佇維新自非百姓樂推天命攸集豈伊在予所得獨專是用仰祇皇靈俯順羣議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大祚告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其中敬遵典訓副率土之嘉願恢洪業於無窮時膺休祐以荅三靈之眷望又遣使持節兼太保散騎常侍光祿大夫謝澹兼太尉尚書劉宣範奉璽書歸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如唐虞故事王奉表

陳讓晉帝已遜于琅邪王第表不復通於是陳留王虔

嗣苻二百七十人

愚按虔嗣曹氏三國魏之後

及宋臺羣臣並上表勸進猶不許太史令駱達陳天文

符應曰案晉義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太白晝見經天凡

七占曰太白經天人更主異姓興義熙七年五虹見於

東方占曰五虹見天子黜聖人出九年鎮星歲星太白

熒惑聚于東井十三年鎮星入太微占曰鎮星守太微

有立王有徙王元熙元年冬黑龍四登于天易傳曰冬龍見天子亡社稷大人受命冀州道人釋法稱告其弟曰嵩龍言江東有劉將軍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鎮金一餅與之劉氏卜世之數也漢建武至建安末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黄初至咸熙末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太始至今百五十六年三代揖讓咸窮於六又漢光武社于南陽漢末而其樹死劉備有蜀乃應之而興及晉季年舊根始萌至是而盛矣若此者

有數十條羣臣又固請乃從之

永和元年夏六月丁卯皇帝即位于南郊設壇柴燎告

天曰皇帝臣裕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晉以卜世

告終歷數有歸欽若景運以命于裕夫樹君宰世天下

為公德充帝王樂推攸集越俶唐虞降暨漢魏靡不以

上哲格文祖元勳陟帝位故能大拯黔首垂訓無窮晉

自東遷四維不振宰輔憑依惟日已久難棘隆安禍成

元興遂至帝主遷播宗祀堙滅裕雖地非齊晉眾無一

旅仰憤時難俯悼橫流捉袂一起皇祀克復及危而能持顛而能扶奸宄其殲僭偽亦滅誠興廢有期否終有數至於大造晉室撥亂濟時因藉時來實尸其重加以殊俗慕義重譯來庭正朔以暨咸服聲教乃至三靈垂象山川告祥人神協祉歲月滋著是以羣公卿士億兆夷人僉曰皇靈降鑒于上晉朝欵誠于下天命不可久淹宸極不可暫曠遂逼羣議恭茲大禮猥以寡德託於兆民之上雖仰畏天威略是小節顧探永懷祗懼若實

歆簡元日升壇受禪告類上帝用酬萬國之情克隆天
保永祚于有宋惟明靈是饗禮畢備法駕幸建康宮臨
太極前殿大赦改元賜民爵二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
者人穀五斛逋租宿責勿收其犯鄉論清議贓污淫盜
一皆蕩滌長徒之身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
依舊準封晉帝為零陵王全食一郡載天子旌旗乘五
時副車行晉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因晉典上書
不為表答表不稱詔宮于故秣陵追尊皇考為孝穆皇

帝妣為穆皇后尊王太后為皇太后詔曰夫微禹之感歎深後昆愛人懷樹猶或勿翦雖在異代義無廢絕降殺之儀一依前典可降始興公為縣公廬陵公為柴桑縣公始安公為荔浦縣侯長沙公為醴陵縣侯康樂公即降為縣侯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其宣力義熙者一仍本秩庚午以司空道憐為太尉封長沙王立南郡公義慶為臨川王又詔論戰亡追贈及酬賞除復之科

宋書載詔曰夫銘功紀勞有國要典慎終追舊在心

所隆自大業創基十有七載世路迍邅戎車歲動自

東徂西靡有寧日實賴將帥竭心文武盡効寧内拓

外迄今有成念功簡勞無忘鑒寐凡厥誠勤宜同國

慶酬賞復除以時論舉戰亡之身厚加復贈

乙亥封皇子桂陽公義真為廬陵王彭城公義隆為宜

都王義康為彭城王丁丑使使廵行四方旌賢舉善問

民疾苦獄訟虧濫政刑乖愆傷化擾俗未允民聽者皆

具以閏戊寅詔增百官俸己卯改晋泰始歷為永初歷
社以子攅以辰秋七月丁亥原放刼賊餘口没在臺府
者諸流徙之家並聽還本又以市稅繁苦優量減降從
征闗洛殞身不及者贍賜其家己丑陳留王曹虔嗣薨
辛卯復置五校三將官增殿中將軍員二十人餘在員
外戊戌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仇池公楊盛進號
車騎大將軍甲辰征西將軍西涼公李歆進號征西大
將軍西秦平西將軍西平王乞伏熾盤進號安西大將

軍征東將軍高句麗王高璉進號征東大將軍鎮東將軍百濟王扶餘映進號鎮東大將軍置東宮冗從僕射旅賁中郎將官戊申遷神主于太廟車駕親奉壬子詔改權制幸從寬簡是月西涼公李歆為北涼沮渠蒙遜所敗被殺其弟恂自立於燉煌八月辛酉詔舊郡縣以北為名者悉除之寓立於南者聽以南為號戊辰詔曰彭城桑梓敦本斯隆宜同豐沛其沛郡下邳各復租布三十年辛未追諡妃臧氏為敬皇后陵曰永寧癸酉立

王太子義符為皇太子乙亥赦見罪人閏月壬午置晉
帝諸陵守衛其名賢先哲詳加灑掃丁酉九月壬子置
東宮殿中將軍十人員外二十人壬申置都官尚書
述異記曰是年江表二十餘里野穀生又淮南諸山
石穀生石上生穀也
是歲林邑遣使朝貢魏明元帝太常五年
王氏曰歐陽脩正統論絕晉于建興復不與魏王通
作元經絕南于齊初進魏于魏孝文太和五年司馬

光資治通鑑以宋齊梁陳為正統及隋滅陳方以統
歸之宋庠紀年通譜絕南于晉亡進魏于明元帝泰
常五年獨朱熹以自古亦有無統之世南北止當並
書令從之仍為南北史

二年春正月辛酉祀南郊大赦丙寅斷金銀塗以揚州
刺史廬陵王義真為司徒以尚書僕射徐羨之為尚書
令揚州刺史己卯禁喪事用銅釘罷會稽郡府二月乙
丑策試州郡秀孝于延賢堂三月乙丑初限荆州府置

將不得過二千人吏不得過一萬人州置將不得過五
百人吏不得過五千人兵士不在此限是月北涼沮渠
蒙遜攻破燉煌李恂自殺西涼亡夏四月己卯初禁淫
祀除諸房廟其先賢以勲德立祠者不在此例戊辰聽
訟于華林園五月己酉置東宮屯騎步兵翊軍三校尉
宮五月甲戌六月壬寅車駕兩聽訟於華林園秋七月
己巳地震九月己丑弑零陵王車駕三朝率百僚臨于
朝堂三日如魏明帝服山陽公故事使兼太尉持節護

喪事葬以晉禮冬十月

宋書載丁酉詔曰兵制峻重務在得宜役身死叛輒考傍親遠彌廣未見其極遂令冠帶之倫淪陷非所宜革以弘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舉戶從役者便付營押領其有戶統及謫止一身者不得復侵濫服親以相連染

己亥以北涼沮渠蒙遜為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十一月辛亥葬晉恭帝于沖平陵車駕率百

官瞻送是歲倭國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甲辰朔詔刑罪無輕重悉原之癸丑以尚

書令揚州刺史徐羨之為司空録尚書事刺史如故進

江州刺史王弘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太子詹事傅

亮為尚書僕射

宋書載詔曰古之建國教學為先遇因多故戎馬在

郊旍旗卷舒日不暇給遂令軍旅日陳俎豆藏器後

生大懼于墻面故老竊歎于子衿國風所以永思小

雅所以懷古今王略遠屆仰風之士日月以冀便宜傳延胄子陶獎童蒙選備儒官弘振國學主者考詳舊典以時施行

二月丙戌有星孛于虚危三月帝不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羡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並入侍醫藥羣臣請祈禱神祇帝不許惟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廟丁未以廬陵王義真爲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己未帝疾瘳大赦

夏四月乙亥封仇池公楊盛為武都郡王五月帝疾甚召太子戒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小却可以會稽江州處之又為手詔朝廷不須復有別府宰相帶揚州可置甲士千人若大臣任要宜有介牙以備不祥人者可以臺見留隊給之有征討悉配以臺見軍隊行還復舊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任宰相母后不煩臨朝伏既不許入

臺殿門要重人可詳給班劒癸亥帝崩于西殿時年六十七月己酉葬丹陽建康縣蔣山初寧陵羣臣上謚曰武皇帝廟號高祖帝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初朝廷未備音樂長史殷仲文以為言帝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屢聽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寧州嘗獻琥珀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北伐以琥珀療金創帝大悅命碎分賜諸將平關中得秦主姚興從女有

盛寵願以之糜事謝晦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宋臺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脚牀金塗釘

宋書金作銀

帝不許使用直脚牀釘用鐵廣州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民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帝素有熱病并患金創末年尤劇坐卧常須冷物後有人獻石牀寢之極以為佳乃歎曰木牀且費而況石耶即令毀之制諸主出適遣送不過二

十萬無錦繡金玉內外奉禁莫不節儉性尤簡易嘗著連齒木屐好出神武門內逍遥左右從者不過十餘人時徐羨之住西州嘗思羨之往西州西掖門羽儀絡驛追隨已出西明門矣諸子旦問起居入閤脫公服止著裙帽如家人禮微時躬耕于丹徒及受命耨耜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于後及文帝幸舊宮見而問焉左右以實對文帝慙有近侍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土木陛下不覩遺物何以知稼穡艱難先帝至德

乎及孝武大明中壞帝所居陰室於其室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

獨異志曰帝貧時嘗蓋布被用牛尾作繩拂子及登極皆收藏以示子孫

侍中袁顗盛稱帝儉素之德孝武不荅獨曰田舍公得此已為過矣故能克成大業盛矣哉

少帝諱義符小字車兵武帝長子母張夫人晉義熙二年生少帝於京口時武帝年踰不惑尚未有男及少帝

生甚悦年十歲拜豫章公世子世子膂力絶人善騎射
解音律宋臺建拜宋世子元熙元年進為宋太子武帝
受禪立為皇太子永初三年五月癸亥武帝崩是日太
子即皇帝位大赦制服三年尊皇太后曰太皇后后六
月壬申以尚書僕射傅亮為中書監尚書令司空徐羨
之領軍將軍謝晦及亮輔政戊子太尉長沙王道憐薨
秋九月丁未有司奏武皇帝配南郊武敬皇后配北郊
冬十一月戊午宵星孛于營室十二月庚戌魏軍克滑

臺

宋書索虜傳曰虜攻滑臺城東北奔壞戍主寧遠將軍東郡太守王玄度出奔其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所虜所殺詔以瓚厲城固守殺命無撓追贈給事中䘏其遺孤

景平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辛丑祀南郊魏軍攻金墉城癸卯河南郡失守乙卯有星孛于東壁二月乙丑太皇太后崩鎮軍大將軍北涼王

沮渠蒙遜河南鮮卑吐谷渾河豺並遣使朝貢庚辰進
蒙遜驃騎大將軍封河西王以阿豺為安西將軍沙州
刺史封澆河公三月壬寅孝懿皇后祔葬興寧陵
宋書是月乙丑魏卤冦高平初卤自河北敗請備和
親及聞高祖崩因復侵擾河洛之地驗然矣
夏閏四月己未魏軍克虎牢秋七月癸酉尊所生張夫
人為皇太后丁丑赦五歲刑以下冬十月己未有星孛
于氐是歲高麗遣使朝魏明元帝殂

本史書魏明元皇帝崩去皇改殂一準北史書南帝

例明皦也

二年春二月己卯朔日有蝕之廢南豫州刺史廬陵王義真為庶人徙新安郡乙己大風天有雲五色占者以為有兵執政使使者誅皇帝義真于新安高麗國遣使朝貢時帝居處所為多乖失夏五月己酉皇太后令暴帝過惡

宋書載太后詔曰義符以先帝長嗣屬當天位大行

在殯宇內哀惶幸災肆于悖辭喜容表于在戚至乃徵名樂府鳩集伶官優倡管絃靡不備奏珍羞甘膳有加平日採擇嬪御庢于就宮及懿后崩背重加天譴親與左右執紼歌呼推排梓宮抃掌笑謔加復興造費用千計萬端刑罰苛虐幽囚日增居帝王之位好皁隸之役處萬乘之尊悅厮養之事親執鞭撲毆策無辜以為笑樂穿池築館朝成夕毀遠近嘆嗟社稷將墜豈可嗣守洪業君臨萬邦

廢為營陽王一依漢昌邑晉海西故事奉迎鎮西將軍宜都王義隆入纂皇統始徐羨之傅亮將廢帝諷王弘檀道濟求赴國訃弘等來朝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內應是旦道濟謝晦領兵居前羨之等隨後因東掖門開入自雲龍門盛等先戒宿衛莫有禦者時帝為列肆於華林園親自酤賣又開瀆聚土以象破岡埭與左右引船唱呼為樂夕遊天泉池即龍舟而寢其朝未興兵士進殺二侍者於帝側傷帝指扶出東閤就收璽綬

羣臣拜辭送於東宮遂幽于吳郡是日赦死罪以下太后令奉還璽綬禮道濟入守朝堂六月癸丑徐羨之等使中書舍人邢安泰弒帝于金昌亭帝有勇力不即受制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踣之致殞時年十九

論曰晉自社稷南遷王綱弛紊朝權國命遞歸台輔君道雖存主威久謝桓溫雄才蓋世勳高一時移鼎之業已成天人之望將改自斯以後帝道彌昏道子開其禍端元顯成其釁末桓玄乘時藉運加以先資革命受終

八無異望宋武地非齊晉衆無一旅曾不扶旬夷凶翦
暴誅內清外功格上下

宋書曰至於鍾不變聲祭天改物民已去晉異于延
康之初功實靖亂又殊咸熙之末所以恭皇高邁殆

均釋負

若夫樂推所歸謳歌所集校之魏晉可謂妝其實矣然
武皇將涉知命弱嗣方育顧有慈顏前無嚴訓少帝體
易染之質稟可下之姿外物莫犯其心所欲必從其志

險縱非學而能危亡不期而集其至顛沛非不幸也悲哉

唐張謂評宋武云迹希曹馬速棄桓文禍徒及于兩朝福未盈乎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此數語簡嚴附於此

南北史合注卷一